

江心月

郑言
著

学林出版社

江心月

郑言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心月/郑言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2. 10

ISBN 7-80668-389-5

I. 江... II. 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5820 号

江心月



作 者	—— 郑 言
特约编辑	—— 王龙娣
责任编辑	—— 成 江 王翼清
封面设计	—— 上海早早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出 版	——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	—— 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16.75
字 数	—— 38.9 万
版 次	——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100 册
书 号	—— ISBN 7-80668-389-5/I·113
定 价	—— 25.00 元

谨以这部小说，
献给前任、现任和候任的公务员朋友们。

——作者

卷首诗

自古功名亦苦辛，
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黥暗犹承误，
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
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
独守千秋纸上尘。

——宋·王安石《读史》

杂咏诗九首(代人物命运判词)

咏佚名烈士七绝一首：

出自深山爆炸时，
修桥铺路最相宜；
粉身碎骨通途下，
车马雍容谁得知？

咏“老落后”七绝一首：

无才守拙真多福，
宦海钻营实可怜；
柴米油盐真理在，
人间到处食为天。

咏“老右倾”四言诗一首：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云水情怀，地久天长。
崎岖劳苦，玉汝安康。
人间正道，多难兴邦。

咏副册干部七绝两首：

儒雅风流方宋玉^①，
才情异代不同时；
可怜上下数千载，
一样含冤一样悲！

投笔从戎长百夫，
分明非武又非儒；
穷经作赋空辛苦，
刘季^② 从来 not 靠书！

咏坚定“左”派七律一首：

（步王安石《读史》诗原韵，反其意用之）

名利争来多苦辛，
官场格斗最惊人。
洪炉百炼伸还屈，
铁嘴千翻假亦真。
莫道权奸污史册，
漫言正气感人神；
攀登无限风光处，
哪管区区纸上尘？

① 有权威人士把宋玉作为屈原的对立面，实在冤枉，故有此说。

② 刘季——即刘邦。

咏政治夫人四言诗一首：

不学有术，工在心计。
同气相求，巧结连理。
夫忧亦忧，夫喜亦喜。
夫贵妻荣，其乐何极！

咏另册人物七绝一首：

多才多嘴复多情，
大任降临笑不成；
一纸判词沦另册，
归来屈指剩残生！

咏幸存战士五律一首：

人间多不平，
枪炮诉心声。
逐鹿为真理，
争雄写汗青！
漠然烽火后，
顿起故园情。
挥手自兹去，
呜呜汽笛鸣！

第一卷 目 录

(一)发轫苍梧	1
(二)黎明即起	22
(三)明日黄花	40
(四)劳燕分飞	60
(五)云封高岫	73
(六)同气相求	95
(七)溪云初起	114
(八)转绿回黄	135
(九)晓风残月	152
(十)中天摧折	174
(十一)白云苍狗	193
(十二)一片冰心	210
(十三)故人情重	220
(十四)运筹帷幄	229
(十五)碧落黄泉	242
(十六)芒鞋布袜	255
(十七)天降大任	273

第二卷 目 录

(十八)残木干谷	285
(十九)危难奉命	307
(二十)孤舟寒水	325
(二十一)伐性腐肠	343
(二十二)左右逢源	366
(二十三)温故知新	386
(二十四)闻风兴起	397
(二十五)平地波澜	407
(二十六)云龙风虎	429
(二十七)黑云压城	455
(二十八)乱世英雄	475
(二十九)烟柳肠断	499
(三十)无限风光	516

(一) 发轫苍梧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屈原·《离骚》

“县长溜了，县衙门关门大吉啰！”

这几天，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纷纷，谈笑风生。有人说，亲眼目睹，县长拖着他的姨太太，连马弁都没带，雇一条小船，半夜开溜。逃哪里去呢？据说他半年前，就派他的大老婆，带上黄金港纸，到香港的某个离岛，盘下一间豆腐铺。铺面卖豆腐，后门养猪母。这是合理的生产流程，一本万利的生意。而且，他早年在某大学读过化学系，只因裙带引路，误入政途；今后弃政从商，学以致用，可以用化学原理指导豆腐点卤，猪食发酵，云云。

黎明，一个属于苍梧山游击纵队的连队，经过一夜急行军，冒着淡淡的晨霜，踏着晶莹的朝露，开进了集峰县城——分江。

这支队伍，看上去像是一群进城买油盐杂货的山区农民。他们穿的大都是典型的本地农民服装，少数几个人穿学生装，还有人穿着缴获来的国民党军装（大概是憎恨黄狗皮的土黄色，已经用薯莨染过，变成了土红色）。他们佩带的武器，更是五花八门：有日本的三八式，中国的汉阳造“七九”，捷克的勃朗宁轻机枪，美国的卡宾枪，德国的驳壳枪……差不多可以办一个万国轻武器展览。

这样的部队出现在几万人口，号称“小广州”的分江市，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当然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小鬼班和炊事班。

小鬼班走在队伍前头，十多人，都是十五六岁的少年。部队同志就都亲昵地称呼他们为“小鬼”。他们的出身几乎是一样的，都当过“牛司令”（放牛仔）。他们目标较小，动作敏捷，在夜战巷战中，一般担任突击任务，所以正式名称叫“突击班”。突击班屡获战绩使乡丁与保安队闻风丧胆。老百姓流传着他们的故事越传越神。当这支队伍走在人们面前时，嗨！果然小鬼班名不虚传，他们个个精神抖擞，生龙活虎，一律背着漆有红星的小竹帽，从左至右斜背一个背包，从右至左挎着驳壳枪。他们穿得很单薄，有的衣服上还打着粗糙的补丁。全身唯一的醒目装饰就是枪；每人的驳壳枪都用红绸包着，枪把上飘着一尺多长的红布条——那是“红军”的标志，又是作战时的保险带。

走在小鬼班前面的石立，是全班的大哥，又是全班资格最老、战斗经验最丰富的班长。班里小鬼都尊称他为“石哥”，兄弟班的大战士都叫他“小石头”。年仅十六岁的石立，虽身量未足，但匀称而结实；常受风吹日晒的脸泛着酱红色的光泽，微凹而细长的眼睛专注而有神。到街道口，他给班副陈想交待一声，向队伍的后面走去，夺过炊事班老班长梁丕挑的两只行军锅。随着他那欢快的脚步，行军锅发出有节奏的“哐哐”声，样子显得既滑稽又可爱。

石立来帮忙挑炊事担子，是家常便饭的事，所以梁丕也不谦争，已经五十多岁的梁丕，生得精瘦，两条粗长的寿眉差不多盖住了和善的小眼睛，花白的胡须围绕着缺牙漏风的嘴。他的祖辈是地主老爷家的“家奴”，以后世代相传，俗称“世崽”。梁丕这个“丕”字，是岭南的土特产，意思是不大和细小。梁丕年轻的时

候，人们叫他阿癸；年过四十，稍为客气的人当面叫他“老癸”，背后还是叫他“世崽癸”，以示区别。因为广东人习惯把人的职业或特征同名字联系起来，正如叫剃头的阿生为“剃头生”，叫卖咸鱼的阿享的“咸鱼享”一样，称“世崽癸”就注明了梁癸的身份和职业是世代为奴。主人家有什么婚丧嫁娶，红白大事，一声招呼，世崽就得去伺候，女的洗涮锅碗瓢盆，男的负责煎炒炖煮。宾主酒足饭饱之后，“世崽”们才可以蒙恩躲在厨房里吃一点残羹剩饭。“世崽癸”变成梁大叔，那是梁癸参加游击队以后，大家对他的尊称。

跟在梁大叔后面的是三个女炊事员。她们一律剪短发，穿着南方妇女那种大襟上衣和大脚裤，挑着竹箩，里面是菜盆碗筷，油盐酱杂。和农民妇女不同的是，她们的腰间都扎着皮带，挂着几个手榴弹。

人们公开喊：“解放军进城了！”背地里传：“老八来了！”这个消息，也不用鸣锣通知，很快就传遍了全城。街道两旁的骑楼下面，站满了欢迎和看热闹的人群。小店铺提早开门；有的还像欢庆节日那样，劈里啪啦放一串鞭炮。只有少数大商号，老板和伙计都像在睡懒觉，门窗紧闭，鸦雀无声。可每一个门缝都有一只紧张的眼睛在窥探、观望。

在多数人看来，这是穷人的队伍，同过去领教过的官长、兵公不同。这样的队伍胜利了，为穷人争了光，撑了腰。特别是小孩们看见小鬼班，妇女们看见女兵，更是同声相应，份外亲切。妇女们凑在一起，吱吱喳喳地评头论足。孩子们索性跑着跳着依傍小鬼班一起行进。

也有人说，这个队伍基本上都是牛屎佬；可国民党美式装备的千军万马，竟然输在这些牛屎佬手下，这真是千怪万怪，只怪老蒋没本事，怪美国不讲义气。唉，太阳屋面过，富贵轮流做啰！

大队人马进城后驻扎在原国民党县政府旁边的大祠堂。

刚到营地，连长梁基忙开了。先带领各排排长，察看了驻地附近的地形，布置岗哨；再安排各排的住处，又吩咐司务长去搞给养；然后到炊事班，帮助他们安置锅灶，准备开饭。

指导员林洛忙里偷闲到隔壁的原国民党县政府，现在的县人民政府去了解进城后的形势和任务。

今天林洛的心情特别振奋。他自认具有高度灵敏的神经系统，感觉到街道两旁射向他的目光特别热烈；由于视线集中，烘烤得他全身暖意洋洋，他的脚步也特别轻捷，飘飘欲飞。怪不得唐代以寒瘦著称的诗人孟郊，五十岁中进士，还会吟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诗句。

林洛很年轻，只有二十出头，高中生，在整个纵队算得上是个大知识分子了。他身材颀长，风度潇洒；白净的脸配上顾盼传神的眼睛，棱角分明的红唇，悬胆一般的鼻子，人们都称他为“靓仔指导员”。他穿一身剪裁合身的蓝布学生装，腰间扎一条链式子弹带，佩带一支三号左轮。通身气派，儒雅风流与威武伟岸巧妙结合，仪容俊美与青春焕发相辅相成。人们向他投来特别的注目礼，是不无道理的，“良有以也！”

新成立的集峰县人民政府原先也是个祠堂，门口有警卫连设置的岗哨；林洛是熟人，哨兵持枪敬礼之后，又笑着打招呼：“林指导员，你们也进城了？”

林洛随口回答并问：“进来了，就住在你们隔壁。你们那头牛呢？”

哨兵说：“在里面。”

林洛跨过一尺多高的门槛，走进全县的最高权力机关。

林洛所说的那头“牛”，就是进驻县政府的苍梧山纵队一团警卫连连长吴牛。他不但名字叫牛，而且天生一副牛脾气，打仗

的时候有一股牛劲，实至名归，恰如其分。战士们尊称他为牛连长，或者叫他牛哥；至于他的姓氏，有时反而忘记了。

牛连长进驻国民党县政府，恨得咬牙切齿，牛脾气发作了，把国民党政府门前画有青天白日的木屏风，搬到天井里，找来一把斧头，狠狠地劈，劈得木屑横飞，尘土腾腾。

林洛上前招呼：“老牛，你这是干什么？”

吴牛抬起头，气喘喘笑咧咧地大声说：“劈他妈的国民党的神主牌！”

林洛打量一下那块支离破碎的青天白日，已经变成昏天黑地，漫不经心地说：“劈掉它干什么，还煮不熟一锅饭。不如留着，油漆一下，画上个五角星，还可以当屏风——废物利用嘛！”

“哎哟哟！”吴牛拍着脑袋，傻笑说：“你看我这个牛屎佬——还是知识分子想得周到啊！你早来一步就好了，现在已经迟了，干脆劈到底吧！闪开点，看人切肉，不要看人劈木，当心蹦着你！”

吴牛继续挥舞斧头，向最后一小块青天白日屏风劈去，不一会，青天白日不存在了，变成了一堆破木片。吴牛喘一口气，捡起他打着补丁的蓑蓑布上衣，拉着林洛，向祠堂的第二进走去，回头给通讯员下命令：“李仔，把这堆木片送给炊事班，告诉他们，这是国民党的神主牌，霉气家伙，煮饭会窜烟夹生加烂饭，炒菜也会变味，只能烧水洗脚！”

林洛来到吴牛的连部，说：“把我带到你的牛栏干什么，走，去看看民叔。”他反客为主，拉着吴牛去新成立的县政府拜访新任县长。

县长办公室设在祠堂的最后一进，只有刚刚凑集起来的几张办公桌，几条长凳；现有在编人员只有三名，一个县长，一个文书，一个警卫员。县长就是苍梧山纵队一团政委黎民，进城前几

天才接到南方局的通知，到集峰县当县长兼县委书记。因为是老首长，林洛才敢于来当不速之客。

黎民三十多岁，乡村教师出身，依靠自由职业的方便条件，长期搞开辟地区工作。后来因为他走到哪里，哪里就由白变红，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有一次，由于叛徒出卖，他差一点被捕，上级才通知他转移到游击队。他在农民中间滚了十几年，已经彻头彻尾农民化了。山区的烈日风霜、番薯瓜菜，使他过早地苍老。他已没有知识分子的翩翩风度；他能临阵决策，却没有指挥倜傥的飒爽英姿，走到哪里，人家都以为他是个普通农友。行军打仗、开会谈心，随身带一支一尺多长、赭红光洁的水烟筒。不抽的时候把水倒净，绑在背包上；要抽就灌上水，点上纸媒，咕噜咕噜抽起来。每抽完一口，里面的水叮咚响，像水龙机枪的点射和连发。游击队里的烟民熟悉个中滋味，大都是抽这种水烟筒上瘾的。但是谁都怕麻烦，谁肯背水烟筒行军打仗呢？所以到了行军休息或宿营的时候，他们有事没事都围着民叔转，一边轮流抽水烟，一边天南海北、海阔天空地谈古论今。民叔常常笑着骂：后生仔不会过日子，领到一点津贴费，就买“白金龙”、“红锡包”；几天不到，连买烟丝的钱都没了，就抽“伸手牌”。但是骂归骂，抽归抽，民叔的烟盒总是谈笑声中“共产”一空。而民叔则在这无拘无束的“烟会”中，了解各人的身世和思想，听到各连的最新消息。

现在，民叔正蹲在长凳上，左手端着水烟筒，右手拿着纸媒子，指指划划，给一个二十多岁的干部上课。吴牛、林洛都认识，那是三营教导员周振。黎民看见林洛吴牛来了，随手把水烟筒、纸媒子和烟盒递给吴牛，继续上课。

黎民说：“……情况和任务就是这样。黄区长昨天已经带一个连去泥湾镇，交通不便，联络不上，情况不明。看来打几个遭

遇战,在所难免。现在那里还是左轮三的天下了。你们几个,只好再做一次地下党,化装上任了。”又指着桌面上的两本油印文件(林洛看到,一本是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一本是《论人民民主专政》)问:“这两篇文章你有吗?”周振回答有。黎民接着说:“所有工作都要以这两个文件为准则。十区历来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现在电话不通,不要事事请示报告。要当机立断,独立处置。经常看看这些文件,就象打开锦囊妙计似的。毛主席讲得好,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办法,要经得起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不要以为进城了,胜利了,就万事大吉。过去,国民党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现在倒过来了,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如果被人家戴几顶高帽子,灌几碗米汤,就昏头昏脑,那就非要床底下劈柴——撞板不可。”

上课完毕,周振起身告辞。吴牛和林洛这时才知道,周振被调去十区当区委书记,正要走马上任。吴牛笑咧咧祝贺他“升官”,林洛依依惜别地祝愿他“一路顺风”。

送走了周振,黎民回头笑着看看吴牛和林洛,他那深邃的眼神,似乎看透了来访者的心事。吴牛不会察颜观色,傻咧咧地说:“民叔,这回你该拿出县太爷的派头来了吧!你坐在公堂上,我们站在两边给你当张龙赵虎;你惊堂木一拍,我们给你吆喝助威,齐声喊‘升堂’!看那些恶霸地主、土豪劣绅手脚筛糠,屁滚尿流,多威风!你这支水烟筒也该送给我了,哪有县太爷带着水烟筒升堂的啊!”

民叔皱着浓眉,又上课了:“说你是牛,一点不错!当县长要摆什么派头?国民党县长派头大,警戒森严,前呼后拥;清朝的知县,更是鸣锣开道,肃静回避,这些人统统被打倒了。共产党的县长,靠真理,靠人民,不是靠摆派头!当县长就不能抽水烟

筒,哪里规定的?你想要我的宝贝是真,我劈了烧火也不给你。”

吴牛哈哈大笑,说:“谁要你的宝贝,送给我还嫌碍手;我想要早就偷走了,还等到今天!”

林洛嫌吴牛说话离题,忙插话说:“老牛说话离谱,该骂!民叔,给我们讲讲形势任务吧!”

黎民神情专注地道:“国民党部队分两路逃跑:一部分走南路,可能逃到海南岛;一部分走西江,可能经过广西,退缩到云贵。这几天,陈赓兵团要经过本县,进行大迂回、大追击。我们要组织支援前线,还要在全县建立区乡政权,成立农工商会……”

林洛急忙问:“我们团会不会整编调动,今后的任务……”

黎民微微一笑,表示理解,但又答非所问地说:“将来仗还是有得打的,不要担心过不上瘾;单是我们这个集峰县,就够你吴牛打一阵的了。毛主席说,解放全中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从现在算起,起码还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里多。如果照吴牛的想法,走完一步就摆派头、耍威风,那第二步就一定会跌跤——好比那次冒雨行军,你吴牛只顾吹牛,跌了个四脚朝天,一身烂泥,十足一个水牛滚泥。”

黎民这番话,说的是吴牛;吴牛无所谓,笑得更开心。他一向用激将法请民叔给他上政治课。林洛不一样,他对民叔是敬畏的,知道民叔肚子里有学问,只是不肯卖弄工农分子听不懂的“辩证”、“矛盾”之类新名词,他讲话就像农友谈家常,但是话虽通俗,往往一针见血,所以林洛不敢班门弄斧。黎民心中有数, he 自己是过来人,知道知识分子的神经比较敏感而脆弱,林洛更甚,动不动就脸红,所以他对林洛从来不说重话,点到为止。这时,林洛已经觉得,一缕热气从耳根升起;不用照镜,自己的脸有红云了。因为黎民“文不对题”的回答,恰恰点中了他心中的穴